



土地是农民匍匐在地亲吻的信仰

□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张鉴



电视剧《生万物》的热播,将一代人的命运与土地之间的羁绊,重新推入公众视野。该剧以1926至1986年的鲁南天牛庙村为背景,透过宁、封、费三大家族两代人的命运流转,勾勒出农民与土地之间复杂而深厚的情感连结。他们在天灾人祸中挣扎,也在时代更迭中坚守,土地不仅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根基,更是精神与信仰的寄托。

这让人不由想起自己的非虚构作品《信仰照亮生命——伊莎白与兴隆场》中所记录的图景。20世纪40年代,加拿大女孩伊莎白(中文名饶素梅)与中国姑娘俞锡玑一同走进四川璧山的兴隆场(现重庆市璧山区大兴镇),开展乡村建设实验。她们以脚步丈量土地,以纸笔记录真实,也在无意间叩响了中国人深植于土地之中的集体心灵。

土地之上,活着已是全部

在天牛庙村,佃户们整日在田间地头劳作,生活依旧艰辛困苦。那时的他们,唯一想的是减租减息,是永佃。因为只有耕种土地,他们才有活命的机会。一辈子用心伺候土地、视地如命的封二,临终前动情地说:“地是爹娘面,一日见三面。你不能不敬你爹娘,更不能不敬你的地。你往地上一站,你是对它亲,还是对它诚,它心里面都有数。你要是对它亲、对它诚,它用收成来报答你……”这份遗言,仿佛是他与土地曾经的心灵之约,也是为子孙延续的永久契约,让观众为之动容。

西南一隅的兴隆场,是一片茅莱山与云雾山之间的狭长山谷,面积不足二十平方公里,却承载着近8000人的生计。上世纪上半叶,兴隆场既经历着天灾,也经历着人祸,这里的百姓和中国大地上无数百姓一样,在兵荒马乱的苦难中煎熬活着。

两位姑娘在调查中看到乱世中的兴隆场最残酷最惨烈的生活真相:为数最多的贫苦百姓构成了兴隆场这座金字塔的庞大底座,他们仅有一小块地,甚至一无所有,依靠租种地主的土地苟活于乱世,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还有一小批中等人家,生活勉强过得去,共同撑起最上头的一小撮富人。而兴隆场上的大地主、掌权者勾结在一起,压榨百姓,欺上瞒下,无恶不作。

对兴隆场的绝大多数百姓来说,最基本也是最艰难的就是两个字:活着。他们竭尽全力劳动和抗

争只为活着。

正如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所言:“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土地,不仅是生产资料,更是身份认同、家族记忆与文化延续的载体。在这里,人与地的关系,是一种近乎血脉的连结。兴隆场人春耕秋收、夏耘冬藏,如同时钟般严谨,也如陀螺般疲于奔命。他们用最原始的方式,在土地上反复雕刻存在的痕迹。

牛与庙,信仰的两面

《生万物》里,封二花三块银元买下一条独角牛。牛对于他来说,不但可以耕地、犁地、拉货,还能为家庭带来一定的经济收入。当独角牛牵回家后,封二高兴得像个孩子,精心伺候,还牵着牛在村里骄傲地转悠,因为有牛,封二觉得日子更有奔头。

在兴隆场,伊莎白、俞锡玑在识字班给孩子们上课时,发现有孩子没来上学,原来是他们留在家放牛了。春夏秋三季,牛牵出去,丢放在荒山、荒坡、路旁,随它吃青草,只要不到田里啃庄稼即可。但到了冬季,万物枯萎,那就必须要给牛准备草料,到山上去割干草,一背篋一背篋背回家晒干,放好,准备牛过冬的饲料。所谓“牧童归去横牛背,短笛无腔信口吹”的诗境,面对生存困境,从不存在。养牛,是农家生活艰辛的写照。

兴隆场的养牛户把牛看得比命还金贵,都会专门建牛棚,并且防偷牛贼。

牛是土地的开拓者,是农民活命的重要支撑。

除此之外,她们还注意到农民与土地息息相关的另一个符号:土地庙。

伊莎白一一数过来,小小的兴隆场竟然有79座土地庙。这些土地庙,谈不上“庙”,更多是简陋的神龛。里面端坐着土

地公公(俗称土地神)和土地婆婆。这些土地公婆雕塑得平和中正,慈眉善目,望之像家中长辈,很有亲切感。每个土地公婆前都有焚烧过香烛和纸钱的痕迹。面对这些土地公公和土地婆婆,伊莎白常常发愣,俞锡玑也静静地站在她身后。伊莎白思考着,土地是万物之本,这些土地庙,对农耕文明的国家,也许就是农民的信仰吧?

伊莎白的关注,直抵中国人深潜于内心的对土地的热爱与信仰。兴隆场人借对土地公公和土地婆婆表达情感,其实表达的是对土地的热爱。江山社稷,一句话,那就是土地。伊莎白试图弄清两者关系,所以,她踏遍兴隆场的大路小道、田间地头,渐渐理解了这片土地上辛勤劳作的人们,以及人们希望通过自己在土地上艰辛劳作,过上幸福美好生活的愿望。

后来,两位姑娘还登上茅莱山,在山顶看见一座非常出名的土主庙。土主庙供奉着威震四方的璧山神赵延之。逢年过节,兴隆场人都会到这里来烧香祈祷。

土地是农民匍匐在地亲吻的信仰

《生万物》中,我们看到很多镜头,比如封二捧着刚刚翻过的泥土,深深嗅着,沉醉地说:“香啊!”还有大量充满仪式感的劳动镜头——封二用粗糙的双手捻土辨墒情,赤脚深深陷进春泥,播种前领着乡民举行浓重的祭拜仪式……很多细节充满了对土地的热爱和敬畏。土地是万

物的母亲,也是活着的依靠与死后的归宿。

在兴隆场,伊莎白看到了乡亲们土地艰辛付出劳动的场景,也看到他们对土地神的敬奉,土地神成了百姓心中的万能神。

然而信仰愈是炽热,现实愈是荒凉。站在茅莱山顶,伊莎白曾向俞锡玑发问:“这么多庙,这么多神,可哪一座真正救得了他们?”香烟缭绕的背后,是民生日益艰难、社会日益溃败的现实。神祇无言,百姓依旧水深火热。

她们意识到,再多的土地庙,再虔诚的跪拜,也挡不住天灾人祸、战乱剥削。这份信仰虽可以慰藉心灵,却难以改变现实。兴隆场人所求的,并非缥缈的来世,而是实实在在的温饱与太平。

那么,谁才能真正拯救这些依附于土地、挣扎于生死之间的普通人?哪一种力量,才能带领他们走出苦难的循环?

伊莎白与俞锡玑最终离开了兴隆场,但她们带走的,不仅是一叠叠调查表、一张张统计图,更是一种对中国乡村与土地文明的深刻理解。这些疑问,将伊莎白引向更广阔的中国现实,也促使她在日后坚定地选择与中国共产党同行。在中国生活了近一个世纪的外国老人,终于明白,兴隆场人膜拜的从来不是泥塑的神像,而是土地本身。土地是他们匍匐在地仍要亲吻的信仰,是刻进骨血的身份,是生死不离的故乡。就像《生万物》中所呈现的那样,中国农民与土地之间的关系,既有依赖与眷恋,也有抗争与解放。中国人对土地的信仰,从来不只是宗教行为,更是一种生存哲学、政治理想与文化认同。土地是命脉,是认同,是祖辈的记忆,也是后代的希望。

甜蜜的事业

□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吴凤鸣

还未到中秋,风轻轻吹来,舒适的凉意让人心情愉悦。没有太阳,天空明净高远,站在观顶寺下院的高处,可以看到远处山峦起伏,飞鸟滑翔。一只小蜜蜂悄悄飞来,绕着我嗡嗡了几声,便落到旁边的一朵野花上停歇下来,开始了它甜蜜的事业。

(一)

接到罗大哥的邀请电话,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罗大哥说,他在二郎山摇花蜜,让我去拿两斤来吃。“摇花蜜”,多甜蜜、幸福又美丽的劳动,我没见过,想像着那份美好,开着车一路奔驰而去。

从万盛城区过去10多分钟便到了二郎山,罗大哥养蜂的地方紧挨观顶寺下院。沿着台阶往上几米,一条小道通往山上,小路两旁错落平放着几十个蜂箱,一些蜜蜂嗡嗡飞舞,两三个工人穿着网状防蜂服来回忙碌。他们打开一个蜂箱,里面放着六七块巢架,每块巢架上密密麻麻爬

满了蜜蜂。只见工人双手提起其中一块巢架轻轻一抖,蜜蜂便纷纷掉落到箱中,然后把取出的巢架放到另一个空着的箱子里,再拿起另一块。

“这些架子上是蜂蜜?”我似问非问。“当然!”罗大哥举起一块取出的巢架说,“你看这块,蜂蜜酿得就很好,全封盖了。”只见一层乳白色蜂蜡盖住了半个巢架,我好奇地用手指往上一撮,顿时,薄薄的蜂蜡被撮穿,一小股晶莹剔透的金黄色蜂蜜便从规整的六边形孔洞里流了出来。“哇!”我慌乱地用手去接,没接住,倒是手指上沾满了蜂蜜。我可惜地吮吸着手指上的蜂蜜,“好香好甜的蜜!”我禁不住夸赞。“这个季节摇的蜂蜜是最好的,都是药花蜜。”罗大哥说,“我们这些花蜜都是先从高海拔的山上让蜜蜂采酿如五倍子、刺老包、柴胡等野花,再移居到这里来摇。其他任何季节的花蜜都没这个9月的好。”

回味着蜜的香甜,我似乎看到高山上,成群结队的蜜蜂来回奔波,从五倍子到刺老包,从一朵花到另一朵花,它们不知疲倦地飞来又飞去……

(二)

罗大哥放蜂箱的旁边,一个不到3平方米的小房子里,两个工人正在摇花蜜。一个半人高的圆桶里放着一个木架子,他们把工人刚从蜂箱里取出的巢架取出,用洗净的刀削去平面的蜂蜡,再把巢架挂到

圆桶里的架子上,手摇动圆桶外面的把手,放在架子上的两块巢架就开始不断旋转起来,巢架上的蜂蜜便顺势从巢架的孔洞里流进圆桶。如此反复,100多块巢架上的蜂蜜便都被摇进圆桶。不大一会工夫,便装了大半桶蜂蜜。

蜂蜜不断从巢架上摇出,巢架变轻了,空空的金黄色六边形孔洞透着微光。罗大哥指着巢架上另一半蜂巢说:“你看这些蜷缩在蜂巢里的蜂蛹,它们每时每刻都在蜕化演变,一旦蜕化成年,就开始不断地劳作,从不懈怠,直到生命终结。蜜蜂都是被累死的。”罗大哥声音低沉,空气仿佛一下变得很沉重。

“‘蚕吐丝,蜂酿蜜’,这是分工不同嘛。”我故意打破这种沉重,“好的是,在蜜蜂20多天的生命里,每天都与花相识,与蜜相伴,总算是人间值得。”

“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我们自是知道,今天的岁月静好,生活甜蜜,是有身边太多的人、事、物在为我们负重前行、创造美丽,比如那些飞舞的蜜蜂……

(三)

“蜜蜂一生都很辛苦,但养蜂人更辛苦。”旁边一位姓万的工人接过话茬。我转头看向身边的罗大哥:“养蜂很辛苦吗?不是把蜂箱放在那里,就等着收蜂蜜?”我话一出口,便开始后悔,天下哪有这么容易的

事,何况做的还是这等甜蜜的事。

7月的山下,气温逐渐升高,罗大哥张罗着准备把几十个蜂箱移往南天门,开始追花行动。渐近黄昏,蜜蜂们快回家了,罗大哥用卡条把每个蜂箱的巢架卡住固定,便坐在一旁等蜜蜂们回家。在之前,他多次往山上跑,早已找到安置蜂箱的地方,现在只需把这几十箱蜜蜂安全运去便好。终于等到天黑,蜜蜂们已全部进入蜂箱。罗大哥关闭蜂门,再把一箱箱蜜蜂安放到车上,运到事先找好的地方一一安置妥当。当罗大哥处理完这一切后,才放心地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中。

“9月的时候,等山上的药花采得差不多了,我们又会把蜂箱一一运回来,等到蜂蜜封盖(蜜蜂酿好蜜后用蜂蜡盖住蜂蜜),我们就可以摇蜂蜜了。我们每年等的就是这个9月的蜂蜜。”罗大哥看着手中瓶子里金黄透亮的蜂蜜,脸上满是笑容。

蜜是甜的,当每一滴蜂蜜开始与舌尖缠绕,我们是否会想起蜜蜂们在短暂的生命里千万次的起落间振动翅膀的轻响?是否会想起养蜂人一生奔波在追花路上一身写满沧桑和疲惫的模样?

我高高举起手里的一罐蜂蜜,两只蜜蜂朝我飞来又飞去,我突然明白,这份甜蜜的事业,应是岁月凝结生命之光的延续。原来,今天的一切,是一种多么美好的相遇。

